

經義考



廿

12
964
20

經義考卷八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

王氏十朋 尚書解

未見 一齋書目有

黃淮曰梅溪先生以斯道自任紹興間對策大廷日盈萬
言援經證據切中時病高宗親擢首選試以民事僉判紹
興府自後歷官侍從臺諫出知饒夔湖泉四大郡入爲太
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

何文淵曰少時讀王先生註釋輯五瑞昭德之致於異姓
之邦諸篇而知先生之學邃於經宣德庚戌出守溫郡求



得先生文集而缺注釋經傳之言

浙江通志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紹興中舉進士第一

何氏逢原書解

佚

樊氏光遠尚書解

三卷

佚

汪逢辰曰光遠字茂實錢唐人紹興五年進士官福建路轉運副使

王氏大寶書解

佚

張氏淑堅尚書解

佚

呂祖謙作墓志曰淑堅字正卿其先自開封遷於衢官止承節郎有詩書解合三十卷

陳氏舜申渾灝發旨

宋志一卷

佚

唐氏仲友書解

三十卷

佚

蘇伯衡曰說齋唐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兄饒州教授仲溫樂平主簿仲義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授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務爲

苟同隱之於心稽之於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然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以治不如古此其爲何如哉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陰陽術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甸莫不窮探力索於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酌之以綜世數精麗本末兼該並舉其所造又何如哉使得志而大行焉舉帝王之大經大法於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撓忤物既多謫譴攸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而措諸事業者僅推而託之論述此君子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解百五十卷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史精義

百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秘府群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詳辨各三卷故事脩要詞科雜錄各四卷陸宣公奏議詳解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二百年行乎世者惟經世圖譜諸史精義耳其他傳者蓋亦無幾矣楊雄有言存則人亡則書欲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

金華志仲友字與政金華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復中宏詞科仕至江西提刑

王氏南書小傳

宋志十八卷

未見

炎自序曰夫子定書始自堯舜訖於平王凡百篇秦火燬

燼之後伏生口所傳授纔二十餘篇漢壁腐壞之餘孔安國手所校定止於五十八篇老翁幼弱齊語之訛脫簡蝌蚪秦隸之變必有失其真者西漢諸儒經學各自名家其訓註行於今者惟毛氏詩孔氏尚書昔人有言孔安國說書不如毛公說詩毛公時發大義孔安國章句而已其說誠然然章句所以訓故不可畧也炎不足以知書之大義古語有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爲其緝衆腋而成之也今所解亦不過會緝先儒之遺論間有未安者或以已意發之既終篇因序其大畧曰四代之書堯舜言動載於二典禹之治水見於禹貢武王武功其畧見於武成周公遭變其要見於金縢其餘皆君臣之格言至論蓋古今之所記也堯舜禹啓盤庚高宗成康穆王之爲君臯

陶益傳說召公君牙之徒之爲臣正也湯武征伐與堯舜不同伊尹箕子周公進退去就與臯陶益傳說不同變之正也正者道之經變者道之權正權舉而聖賢之道盡矣戴表元序曰古之君子欲明道於天下者不能使人無異而嘗惡人之苟同以爲異則道可因人而明苟同之情雖一時懽然無失而初不能以相發故以仲尼百世師西家之鄰夫猶不知其賢而鄉國之人至以爲不知禮故舊交游門弟子之徒雖達如原壤賢如晏嬰親且久如仲由陳亢猶或愕而疑之及乎事久論定則亘古之遠窮天地之廣家傳其書而人習其道此豈人情眉睫旦暮之所可期哉徽士大夫嘗爲余言朱文公無恙時同里閨有雙溪王先生炎字晦叔亦以學行爲諸儒宗兩家議論時相糾切

文公既歿而諸公方脫黨禍起而先說非朱氏者皆廢格不用王先生之書與其爲人後生輩不及盡知以爲惜余不暇論其何如也已亥之夏有王君傳自京口來以尙書小傳五十八卷相示蓋雙溪先生所著而於君爲四世矣曰自吾先君子遭喪亂遷徙不一舊物皆不得存而此書儼然獨存竊自喜幸余以餘隙稍取習其發蒙之義破的之辭大抵訓詁家所未及文公居閒多於諸經釐正不遺餘力而獨尙書及春秋遜避若有所待先生此書稿脫於開禧末而板行於嘉定初於時文公易簣之日既久假令尙在必相與綢繆桑梓雅舊相樂當有莫逆於言辭文字之間者殊鄉晚出各立名字驟分門戶遂生異同之論豈復一一盡出其師意耶且經師自漢以來專門尙不相一惟其不相一而真是出焉而今人謂獨視單聽可以盡天下之耳目無是理也王先生又有易上下經解六卷易繫辭總說若干卷余次第將盡求而學之

張氏拭書說

佚

葉紹翁曰南軒書說解酒誥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并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果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食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

憲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濫憲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考亭先生謂是解千百年儒者所不及

夏氏僎尚書解

宋志十六卷

存

時瀾序曰有唐虞三代之議論有叔季之議論居叔季之世而求譯於唐虞三代之書難乎而得其蘊也夫書之爲書斷自唐虞迄於秦穆凡堯舜之典謨夏啓湯武之誓命周公成康之訓誥悉脩於是讀是書而其可以後世膚見

而臆度之哉要必深究詳繹求見於唐虞三代之用心而後可故讀二典三謨之書當思堯舜授受於上臯夔稷契接武於下都兪吁咈者何味讀三盤五誥之書當思人君布告於上臣民聽命於下叮嚀委曲通其語言而制其心腹開其利益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讀九命七誓之書當思命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師旅誓悔悟者何見以是心讀是書則唐虞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而唐虞三代之議論可以心通而意解矣柯山夏先生僎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掇巍第平居暇日又研精覃思而爲之釋今觀其議論淵深辭氣超邁唐虞三代之深意奧旨皆有以發其機而啓其秘於千載之下不謂先生居今之世而言論風旨藹乎唐虞三代之氣象也嗚呼書說之行於世自二孔

而下無慮數十家而其中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然程氏溫而邃蘊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贍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今先生繼此而釋是書觀其議論參於前則有光而顧於後則絕配夫豈苟作云乎哉麻沙劉君智明得其繕本不欲秘爲己私命工鐫木以與學者共之余既喜柯山之學有傳於世而嘉劉氏之用心非私心町畦者之比也求予爲叙故書以歸之

陳振孫曰柯山夏僎撰集二孔王蘇陳林程頤張九成及諸儒之說便於舉子

楊慎曰伏讀高皇帝科舉之詔書從夏氏蔡氏兩傳兩浙名賢錄夏僎字元肅龍游人

羅氏惟一尚書集說

佚

楊萬里序略曰吾友羅惟一允中撰尚書集說集說者集諸家之說也自孔氏疏義而下入九家與焉大抵存其大槩而通其精微去其牴牾而合其通達至於文義自相矛盾者則又出已見以補其缺易其說以達其意如論正錯之說謂賦之有九等者以九州相推比言也賦之有錯者以四州相推比言也如論九江之說謂天下之物皆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散於五行五行散於萬物其本一也其本既一其末豈有不合哉如論伊尹放太甲之說謂伊尹初未嘗放其君曰放者使君居憂於外古無是禮以明天下之大法也蓋太甲之縱欲敗度女子小人之道也

居憂於桐女子小人不得以榮惑之矣三年喪畢則奉之以歸故夫子序書不曰思庸復歸于毫而曰復歸于毫思庸如論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之說謂譬之一身五臟六腑其一受病則五六相傳五六皆傳則死一心之病亦猶是焉愛身者不可以一臟之病爲未必死而不懼愛國者不可以一事之失爲未必亡而不憂此說余尤愛之可以爲有國者之上藥已是皆先儒所未有之說而允中之所自得者也允中自序謂去古雖遠前聖賢雖不可作而受中秉彝根於心者不可泯也惟一豈敢多遜哉士友皆謂其言信而非矜云

李氏燾尚書大傳雜說

佚

尚書百篇圖

宋志一卷

佚

呂氏祖謙書說

宋志三十五卷

通考十卷趙氏讀書附志六卷

存

朱子曰伯恭直是說得書好但周誥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伯恭却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

趙希弁曰書說六卷呂成公祖謙之說自洛誥至秦誓凡一十七篇或說先生之說始於秦誓上至洛誥而止

陳振孫曰今世有別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萊本書也

大愚叟書後曰尚書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已亥之冬自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喜爲書也然聽之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一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聞而復有詳畧得失之異則其差爲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尚書置几間而爲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溯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以是而廢夫世之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再歲伯氏下世整次讀詩紀猶未終篇書及三禮皆未及次第考論而書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官書來求記其本末義不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於卷末

徐乾學曰東萊書說十卷祖謙里居時嘗以書教授弟子因而筆之始自秦誓追遡而上僅及洛誥而止

按呂成公爲林少穎門人少穎著書集解未予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蓋出於他人手成公意未安故其書說始洛誥而終秦誓以補師說之未及爾門人不知微意乃增修之失成公之本懷矣

時氏闕增修東萊書說

三十卷

存

瀾自序曰生蒸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範人事君師贊焉出爲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之然後以化以育以立人極天平地成而位三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爲二帝三王而虞夏殷周之書作經生襲陋病不能窺也東萊夫子講道於金華首攄是書之蘊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板行家藏人誦不可禁禦夫子謂俚辭間之繁亂復雜義其隱乎修而定之瀾執經左右面承修定之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於百世之下陶於風氣之餘而讀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既東王迹幾熄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於橫流肆行之中有間見錯出之理辨純於疵識真於異此其門耶仲尼定書歷代之變具焉

由是而入可以觀禹湯文武之大全矣自堂徂奧以造帝者泝而求之於秦誓始於洛誥而工夫之不繼悲夫書說之行於世終狶裘而羔袖瀾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全州鄭公肇之臭味傾蓋謂東萊說經其純不可得而見者莫如書說子盍補其餘工瀾謝不敢僭曰子師之書非子誰責且所欲修者門人識錄之陋耳而後師之說明子何嫌於是記憶舊聞如對夫子伏而讀之清其俚辭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雅馴至於旨意所出毫髮已見罔敢參與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不存耶同焉者曰猶不韙乎異焉者曰安用是或察焉取未修之書合而觀乃免

吳師道曰東萊呂成公倡明正學四方來者至于餘人而莫盛於婺清江時氏名鑄字壽卿者公同年進士與弟鉉

長卿率其家群從弟子十餘人悉從公遊若湮若瀾若涇
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自秦誓泝洛誥未畢而卒瀾以
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是也

按瀾官從政郎差克西外睦宗院宗學教授見周
益公集附錄

陳氏傳良書抄

未見

黃氏度書說

宋志七卷

存

陳振孫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闢江淮著述不
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

呂光洵序曰洵得黃氏尙書說七卷於武部呂江峯氏與
太史唐荆川氏校其訛謬以授黃氏子孫刻諸家塾刻成
叙之曰夫尙書帝王經世之書傳心之要也漢藝文志古
文尙書經四十六卷傳四百一十二篇凡九家列於學官
後魯恭王得孔壁尙書孔安國受而注焉未立學官然學
士諸生多誦習之矣至唐孔穎達疏益加詳並列於官取
士宋諸儒治尙書者言人人殊蓋數十餘家吳氏王氏呂
氏蘇氏最著九峰蔡氏得紫陽朱子之學作集傳學者尤
宗之於是諸家言尙書者不復行於世好學之士無所參
互以求自得而書益難言矣宋禮部尙書宣獻公遂初黃
先生與紫陽朱子止齋陳子水心葉子相友善著詩書周
禮說諸書共百餘卷周禮詩說水心葉子序而行之其餘

或不復存幸而存者尙書說其訓詁多取諸孔氏而推論三代興衰治忽之端與夫典謨訓誥微辭眇義如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安止惟幾綏猷協一建中建極之旨皆明諸心研諸慮以其所契悟注而釋之其辭約其義精粲然成一家言諸儒莫尙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由史稱先生起家文學因心孝友筮仕蠟邑廉惠彰聞入白國子監簿正色直言歷御史諫官抗論時政無憚逆鱗策蜀帥吳曦必反已果陷蜀如先生言累疏請光宗重過華宮斥內侍楊舜卿陳源邪佞罪浮李輔國極言韓侂胄誤國乞肆市朝皆不報即解官去由是黨論起國是乖侂胄雖誅而橫挑強胡之禍成矣乃再起先生置制江淮至即罷科羅量轉輸貸饑平盜流離歸業者十萬餘家不終

歲而東南千里宴然所謂質有其文言顧行行顧言以經術經世者非耶夫宋以忠厚立國文德治天下及其久也文繁於論述政溺於優游綱紀日隳封疆日蹙上下詡詡而不知恤先生獨憂之侃侃正言不用遂請老以歸身在山林繫心廊廟年餘七十作周易傳以明悔吝憂虞進退存亡之故究化理之原極天人之際書未訖簡而先生沒天下之學士缺望焉水心葉子誦之曰明哲先幾終始典學可謂知言也已

姓譜度字文叔新昌人紹興進士爲御史劾韓侂胄寧宗時累官煥章閣學士

馬氏之純尙書說

佚

金華志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隆興元年進士知嚴州稱爲茂陵先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

十六卷

存

季宣自序曰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咏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已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

之而已未觀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卽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直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大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直一時三語若不相侔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霽之迭興海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

故以書學書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
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廢幾乎書之大義云爾
子言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
辭順而不詔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
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
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
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於天不讀詩書易
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
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於虞夏商周之書矣
走之於書學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
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其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
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
隸改定而俗儒承認文多踳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
也書序出於孔子旨自有在詮次百篇將以後歸於古學好
古之僻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
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序篇端論
以讀書之法

朱子曰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著功夫

謝氏諤書解

二十卷

未見

周必大曰諤字昌國新喻人官朝議大夫直學士

艮齋定齋二先生書說

三十卷

未見

按艮齋者薛氏季宣定齋者謝氏諤不知何人合刻

蕭氏或集永嘉先生尚書精意

九卷

佚

陳氏駢尚書考

二卷

佚

姓譜陳駢字叔通臨海人寧宗時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卒贈少傅諡文簡

宋氏若水書小傳

十卷

佚

朱子志墓曰公諱若水字子淵雙流縣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

經義考卷八十一終

弟子無錫華宗源覆校

經義考卷八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拔

書 十一

朱子 熹 尚書古經

通考五卷

未見

陳振孫曰晦庵所錄分經與序仍爲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書說

宋志七卷

存

陳淳曰書無文公解然有典謨二篇說得已甚明白親切

精當非博物洽聞理明義精不及此

陳振孫曰晦庵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爲此書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謂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他皆文集語錄中摘出

都穆曰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尙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

按文公書說黃氏所錄外又有湯氏中所輯今不傳

蔡氏沈書傳

宋志六卷

存

沈自序曰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命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廼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尙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以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子杭上書集傳表曰伏以惟精惟一以執中乃三聖傳授之心法無黨無偏而建極蓋百王立治之大經先臣親繹於師承遺帙初明於宗旨恭逢睿聖敬効涓埃臣切考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無非載道及更劉班賈馬鄭服之手寢以失真二孔註疏雖存諸家箋釋愈衆黨同伐異已乖公平蕩蕩之風厭常喜新又失渾渾灑灑之氣訛以相襲雜而不純暨皇圖赤伏之中興有大儒朱熹之特出經皆爲之訓傳義理洞明書尤切於討論工夫未逮謂先臣沈從遊最久見道已深俾加探索之功以遂發揮之志微辭奧旨既得於講習之餘太要宏綱盡授以述作之意往復之緘具在刪潤之墨猶新半生殫採摭之勞六卷著研覃之思帝王之制坦然明白聖賢之言炳若丹青使澄徹於九

重亦熙綏之一助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智由天錫德與日
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既從民情而罔拂制治未亂保邦
未危蓋思君道之克艱雖聰明之憲天猶終始而念學臣
誤蒙拔擢獲玷班行自揣章句之徒莫効絲毫之報抱父
書而永歎望宸闕以冒陳倘獲清閑乙覽之俯臨豈但疇
昔辛勤之不朽置之座右常聞無怠蕪荒之規措諸海隅
咸仰克寬克仁之治所有先臣沈書集傳六卷小序一卷
朱熹問答一卷繕寫成十二冊用黃羅裝褙護封謹隨表
上進

真德秀表墓曰君諱沈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季子也
從文公遊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畧脩獨書未及爲整環視
門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君沉潛反覆數十年然後克就
其書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
用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慶
元初爲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黜聘君亦遠謫春陵君徒
步數千里以從聘君不幸沒貶所君復徒步護柩以歸卜
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薦用君不屑就也
趙希弁曰右晦庵先生訂正而武夷蔡沈集傳也沈自序
於前其子奉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右侍郎官兼樞
密院編修官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杭進於朝沈字仲默
號九峰先生

黃震曰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峰叅合諸儒要說嘗經朱
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爲精其發指趣又視諸家
爲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揭日月矣

朱升曰古文書序自爲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序文與書本旨往往不協蔡氏刪之而置於後以存其舊蓋朱子所授之旨也

何喬新曰自漢以來書傳非一安國之注類多穿鑿穎達之疏惟詳制度朱子所取四家而王安石傷於鑿呂祖謙傷於巧蘇軾傷於略林之奇傷於繁至蔡氏集傳出別令古文之有無辨大序小序之訛舛而後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粲然於世焉

桂萼曰書典謨注雖經朱子改定尙有冗處其夏書以後蔡傳雖詳亦多贅鑿務在反之於心其不可通者不可強也

何孟春曰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

他注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亦有未安者

趙樞生曰昔人言明經者諸儒害經者亦諸儒以今觀之書蔡氏傳爲尤甚蓋殷盤周誥詰屈詭晦已自不可知況秦火之後又多斷簡殘編脫文譌字今必欲以常理恆言釋之故多勉強附會

黃氏榦尙書說

十卷

佚

潘氏柄尙書解

佚

輔氏廣尙書注

佚

浙江通志輔廣字漢卿崇德人師事朱子及東萊呂氏嘉定間入仕尋奉祠學者稱傳貽先生

董氏銖尚書注

佚

李氏相祖書說

三十卷

佚

閩書李相祖字時可光澤人從朱文公學曾以文公命編書說三十卷

吳氏昶書說

四十卷

佚

曾孫龍翰曰先曾大父從游朱子之門文公以掃墓歸婺源曾大父上所著書說文公深嘉之

按龍翰字式賢有古梅吟藁其讀家集詩云吾家友堂翁硯影雙鬢寒刻志鑽書史篝燈照夜闌冤哉命壓頭那復博一官友堂紛遺藁幾成汲冢殘江東兵燹餘白璧喜重完自序云友堂遺文今所存者書說四十卷易論四十卷蓋宋季書雖僅存未曾刊行者也

陳氏文蔚尚書類編

十三卷

佚

文蔚進表曰臣文蔚言七月十五日伏準本州送到七月

五日尚書省劄子取索臣所著尚書類編者臣一介庸愚
識見膚淺不自揆度妄意纂輯得罪聖門方竊自訟豈謂
聖朝不棄涓埃兼收並取下及纖微臣文蔚惶懼惶恐頓
首頓首臣竊聞帝王出治稽古爲先聖哲貽謀修身是急
必探賾於精微之地乃收功於土苴之餘自昔講求具有
本末伏惟皇帝陛下英資天縱聖敬日躋道得堯禹湯文
之傳書究虞夏商周之蘊微言奧旨默契於宸衷大義宏
網悉關於天理非如經生學士窮年既日苦志疲精溺情
傳注之間玩意篇章之末蓋將以彌淪天地酬酢古今無
非帝學之淵源豈但雲章之黼黻然且下採芻蕘之論上
裨旒冕之聰如太華之微塵不遺若日月之容光必照聖
而益聖新於又新幸若愚臣生逢明盛且如臣者老於草
澤幼玩簡編久蒙教育之恩得盡鑽研之力竊謂書者精
一之旨首傳於二聖彝倫之叙脩闡於九疇天文稽七政
之齊地理盡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侯甸男衛
理一而分殊拔伊尹於耕野之微相傳說於築巖之賤官
制刑以儆有位德好生以洽民心無逸俾知於艱難酒誥
深懲於沈湎鼎耳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旅焚獻則召公
之戒陳以至用人建官大則公孤師保惟其人微則侍御
僕從罔非正非其人何以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
而狎邪所繫非輕誠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
無統宗會元之方要之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伏
願皇帝陛下加日就月將之志進日升月至之功用舜之
中建武之極以是陶成萬化鼓舞群生還風俗於邃古之

初示法則於將來之永則臣得漁樵同樂鉛槧自娛雖居曠野之遐若對清光之近書編凡一十三卷謹隨表投進以聞

宋鑑端平二年二月都省言進士陳文蔚所著尚書解注有益治道詔補迪功郎

按類編已佚其表載克齋集中書成時賦詩云水飲已忘三月味囊中真乏一錢儲屢空本是吾家事贏得閒身且著書洵有道之言也

戴氏蒙書說

佚

馮氏椅尚書輯說

未見

孫氏調龍坡書解

五十卷

佚

尚書發題

佚

林氏夔孫尚書本義

佚

閩書夔孫字子武福州人從朱文公游嘉定中特奏名爲

縣尉

徐氏僑尚書括旨

十卷

存

姚希得序曰凡物有所不至者必有所獨至如丘明擅良史之譽子夏列文學之班此二子者非所稱五官不具無以與於文章之觀者哉而春秋叙事獨見左氏聖門辭藻首重卜商乃知古人用志凝神之說良不誣也婺州文清公徐先生諱僑字崇父號毅齋淳熙十一年進士胸吐詞峰心吞學海而於五經宗旨尤所究心故先生著述有讀易記讀詩記諸咏雜說文素等書行於世爲世所傳誦若此虞周二書括旨尤其潛心究學輯而成帙者夫五經爲諸書之冠而虞周二書皆聖訓典謨惟精惟一之旨又爲五經之冠苟非深明其奧曲洞其理安能妄措一詞今諦觀是帙注解詳密毫無滲漏乃知先生於此書之宗旨默識心通其於繼往聖開來學豈不賴有此耶先生暮年以

此書進呈皇朝存於青宮閣秘本客秋余得先生原稿因重錄寶藏允留家塾讀是書者始信先生之學問淵源當與左氏卜商並垂於天壤矣景定四年三月

許氏奕尙書講義

十卷

佚

魏了翁撰碑曰奕字成子慶元五年進士第一授宣義郎簽書劍南節度判官嘉泰四年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開禧三年遷起居舍人明年改元嘉定爲通謝使聘金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使還除權禮部侍郎俄兼侍講陞侍讀二年遷吏部侍郎三年兼修玉牒官又以給

事中闕官申命兼權除顯謨閣待制知瀘州五年除知夔州府表辭不行改知遂寧府八年進龍圖閣待制九年加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公詞章雅健兼通篆籀書其所哀粹斷藁僅得毛詩說三卷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十卷所逸多矣

姓譜奕簡州人

鄒氏補之書說

佚

浙江通志鄒補之字公袞開化人受業朱子及東萊之門淳熙初舉進士判江寧府

弟子金壇于舜枚覆授

經義考卷八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 十二

袁氏 熒 絜齋家塾書鈔

宋志十卷

未見

真德秀狀曰熒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淳熙辛丑進士官至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以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學者稱曰絜齋先生陳振孫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王應麟曰絜齋解儆戒無虞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

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於極盛之時矣無虞豈可不儆戒與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爲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

按是書葉文莊編菴竹堂目尙存

袁氏覺讀書記

宋志二十三卷

佚

陳振孫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畧倣呂氏讀詩記集諸說或述已意於後當是繫齋之族

黃氏倫尙書精義

宋志六十卷

佚

陳振孫曰三山黃倫彝卿編次或書坊所託

趙氏汝談南塘書說

宋志二卷

未見

陳振孫曰汝談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掎擊觝排則似過甚

王氏日休書解

佚

戴氏溪書說

佚

宋氏蘊尚書講義

五十卷

佚

魏了翁誌曰彭山宋元發名蘊淳熙五年進士終流溪令
遺文有論語畧解二十卷尚書講義五十卷

余氏橿尚書說

五卷

佚

馮氏誠之書傳

二十卷

佚

王氏時會尚書訓傳

佚

姜氏得平尚書遺意

一卷

佚

張氏沂書說

佚

丁氏鏊書辨疑

佚

董氏琮尚書集義

佚

董鼎曰琮字玉振號復齋鄱陽人

姓譜復齋慶元中進士任龍陽簿

史氏孟傳書略

十卷

佚

魏了翁志曰丹稜史孟傳守道既奏名將入對忽以疾卒
詔附劉涓榜賜同進士出身授廸功郎致仕

柴氏中行書集傳

佚

應氏鏞尚書約義

宋志二十五卷

未見

金華志應鏞字子和蘭谿人登慶元五年進士又舉博學

宏詞科官至太常寺簿知開州

吳師道曰應鏞邵困皆邃經學今惟衛湜集禮記解間見
稱引而他書無聞

陳氏振孫尚書說

佚

袁桷曰書有今文古文陳振孫綴拾援据確然明白

周密曰直齋有書說二冊行世

陳氏經尚書詳解

宋志五十卷

存

經自序曰帝王之書帝王之行事也帝王之行事帝王之

心也帝王以是心見諸行事而載諸典謨訓誥誓命夫人能皆知之至於皓首窮年研精極思率不能得其要領者往往得裏遺表見其異不見其同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所載者是直典謨訓誥誓命而已於已何有哉昔者嘗觀授受之秘危微精一片辭隻語足以該之至易曉也乃若立綱陳紀綏民靖國死生患難之變下而至於軍旅行陣器械弓矢之微纖悉具備何如是之不憚煩也耶與賢與子各因其時天尊地卑貴賤位矣革命之際湯武行之當時不疑後世稱聖於變之民不煩告戒九官分職初無費辭多士多方乃諄復而不已君陳畢命亦幾數百言安在其爲同條共貫也苗民之頑若非下羽之所能格太甲不明若非二篇之所能變移天雨反風亦豈啓金縢者之所能感動哉然此舉彼應捷於影響汎觀帝王之行事幾於散漫無所統紀者然旁通曲暢無不各得其宜各止其所此豈無自然而然哉道行於天地之間散在萬物萃於人心廣大悉備悠久無疆卓然常存而未始須臾亡也精粗一理古今一時物我一機天人一致得其所謂一則應變酬酢開物成務亦無所而非一之所寓也故凡用心之狹隘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狹隘也用心於寂滅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寂滅也是雖諸儒之訓釋盡天下能言之士蓋有彰之愈晦而即之愈遠矣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求人之心求古人之心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則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雖千百載之遠猶旦

總纂考 卷八十三 五
暮遇之也諸友其毋忽

姓譜經字正甫安福以慶元中進士官終奉議郎泉州泊

幹

錢氏時尚書演義

八卷

未見

按葉氏棗竹堂目載有是書

胡氏誼尚書釋疑

十卷

佚

寧波府志胡誼字正之奉化人與兄謙師事袁燮自號觀
省佚翁

時氏少章尚書大義

佚

鄭氏思忱尚書釋

佚

閩書思忱字景千安溪人授尚書於西溪李季辦解析精
諸生徒常百數嘉定三年詞賦首鄉薦中第知崇安縣左
遷浦城丞真文忠公與語知其賢言於太守復得仕知南
恩州爲浙東叅議官

戴氏仔書傳

佚

戴氏侗尚書家說

佚

經義考 卷八十三
滕氏 鈞 尚書大意

佚

姓譜鈞字和叔婺源人合肥令珙之子爲安仁令

方岳序曰吾州以經名家者多矣書爲最以書名家者加多矣滕爲最書自程大昌王大監皆有所論著天下所謂程泰之禹貢圖志王晦叔尚書小傳者也至溪齋先生與其弟合肥令君同登晦翁之門學者謂之新安兩滕和叔漸涵於二父之淵源披剝於百家之林藪蓋自與予別三十有五年矣一日訪予崖底出其所著書曰尚書大意者十二萬言教予曰子亦知夫凡書之有大意乎猶之木焉木而非節目也猶之水焉原而非派別也若書之大意則一中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解矣予授而讀之既請曰以中爲書之大意吾未之前聞也子於何有所聞曰予聞之先君子先君子聞之紫陽翁紫陽翁聞之濂洛諸老而予發其秘者也寶祐乙卯重陽日

真氏 德秀 書說精義

三卷

未見

趙希弁曰右西山先生真文忠德秀之說也

魏氏 了翁 尚書要義

宋志二十卷 序說一卷

存

陳氏 大猷 東齋書傳會通

十一卷

佚

尚書集傳或問

二卷

存

大猷自序曰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爲或問其有諸家駁難已盡及所說不載於集傳而亦不可遺者并附見之以脩遺忘然率意極言無復涵蓄辨論前輩有犯僭妄因自訟於篇首云

張雲章曰大猷東陽人登紹興二年進士由從仕郎歷六部架閣宋史無傳藝文志亦不載此書然頗盛行於宋季今集傳不可得見而或問猶存考其所作之旨亦猶紫陽四書集注之外別爲或問一書也又同時有都昌陳大猷號東齋饒雙峯弟子著書傳會通仕爲黃州軍州判官乃陳皓之父與東陽陳氏實爲兩人學者勿混而一之

按葉文莊萊竹堂書目有陳大猷尚書集傳一十四冊西亭王孫萬卷堂目亦有之其書雖失或尙存人間未知其爲東陽陳氏之書與抑都昌陳氏之書與攷鄱陽董氏書纂注列引用姓氏於陳氏書集傳特注明東齋字正未可定爲東陽陳氏之書而非都昌陳氏所撰也

張氏孝直尚書口義

佚

劉氏欽書經衍義

佚

閩書欽字子時建安人從蔡沈學以蔭補官轉朝奉大夫
陞殿中侍御史全知樞密諫院事歸隱武夷自號冰壺散
人終朝請大夫卒諡忠簡

董氏夢程尚書訓釋

佚

江西通志董夢程字萬里號介軒得朱子之學於黃勉齋
登開禧進士官朝議大夫知欽州

王氏宗道書說

六卷

佚

柴氏元祐尚書解

佚

洪氏咨夔尚書注

佚

舒氏津尚書解

佚

兩浙名賢錄舒津字通叟奉化人景定三年進士官太學
博士知平江

章氏元崇尚書演義

佚

王氏萬書說

佚

劉氏甄青霞尚書集解

經義考

卷八十三

宋志二十卷

佚

孫氏泌尚書解

宋志五十二卷

佚

潘氏衡書說

未見

康氏聖任尚書解

未見

張氏震尚書小傳

未見

董鼎曰震字真父

姜氏如晦尚書小傳

未見

董鼎曰如晦字彌明號月谿

史氏仲午書說

未見

董鼎曰仲午字正父

史氏漸書說

未見

董鼎曰漸字鴻漸

劉氏真橫舟尚書講業

佚

董鼎曰真字子有

楊氏明復尚書暢旨

佚

謝鐸曰尚書暢旨楊明復著今亡

康氏伯成書傳

宋志一卷

佚

楊氏炎正書辨

一卷

佚

徐氏案尚書申義

五十八卷

佚

熊氏子真山齋書解

十二卷

佚

吳氏時可樵坡書說

六卷

佚

姚氏三錫書鈔

佚

按三錫餘千人劉克莊後村集有讀書鈔詩

程氏穆尚書約義

佚

徽州府志休寧人著書約義倉使王伯大序其書

經義考卷八十三終

弟子宜興湯汝諧覆授

經義考卷八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授

書十三

成氏申之四百家尚書集解

宋志五十八卷

佚

四川總志成申之晉州人紹定進士紹興初隆慶知府
李氏杞謙齋書解

未見

陳氏梅叟書說

未見

董鼎曰梅叟永嘉人

張氏葆舒書蔡傳訂誤

佚

江西通志葆舒號虛緣德興人

李氏守鏞尚書家說

佚

馬氏廷鸞尚書蔡傳會編

佚

姓譜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淳祐間進士累官右丞相兼

樞密使與賈似道不合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方氏逢辰尚書釋傳

四卷

未見

黃氏震讀書日鈔

一卷

存

劉氏元剛尚書演義

佚

文天祥志墓曰先生字南夫世爲吉州吉水縣人嘉定十六年登進士第官至郡守家無餘貲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於門先生誘掖懇懇不啻父兄之遇子弟遺墨有詩書論語孟子演義若干卷任左藏日以孝經論語孟子演義上進有旨降付資善堂

繆氏圭一書說

經義考

卷八十四

佚

周氏敬孫尚書補遺

佚

謝鐸曰尚書補遺周敬孫著今亡

陳氏煥書傳通

未見

王圻曰煥豐城人

陳氏普尚書補微

佚

書傳補遺

佚

書講義

一卷

存

胡氏士行初學尚書詳解

十三卷

存

按士行廬陵人題云前臨江軍軍學教授

趙氏若燭書經箋註牖通

姓譜作趙嗣誠

佚

袁州府志趙若燭字竹逸宜春人寶慶二年進士知光澤縣事宋亡不仕教授於鄉

何氏逢原尚書通旨

佚

嚴州府志何逢原字文瀾分水人咸淳間官中書舍人至元中程文海薦之朝授福建儒學提舉辭不赴

丘氏葵書解

佚

王氏柏書疑

宋志九卷 又讀書記十卷

存

書經章句

佚

尚書附傳

宋志四十卷

佚

柏自序書疑曰聖人之經最古者莫如書而最難讀者亦莫如書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孰有加於書者奈何伏生之口授科斗之變更孰能保其無誤此書之所以難讀也朱子於諸經莫不探其淵源發其簡要疏淪其湮塞而貫通之縷析其錯揉而紬繹之無復遺恨獨於春秋不敢著一字書止解典謨三篇而已後又有金滕召誥洛誥說及考定武成凡四篇予嘗多幸得觀典謨手筆密行細字東園西補蓋非一日之所更定其用力精勤如此學者猶恨不及見其全書孰知書之果不可得而全解也朱子嘗謂眉山蘇氏書說善得其文勢或謂失之簡曰如是亦可矣謂金陵王氏獨不解洛誥猶能於此而不穿鑿亦稱之也又嘗問東萊先生於書有不可解者否曰亦無

可缺後二年復見乃曰誠如所喻是亦難說者至於朱子
教門人則俾之先讀其易曉而姑後其贅訛此固不得已
之詞甚矣書之難讀也今九峰蔡氏祖述朱子之遺規斟酌
群言而斷以義理洗滌支離而一於簡潔如今文古文
之當考固已甚明矣大序小序之可疑今已甚
之詞與史氏之詞參錯乎其中今亦可辨有害理傷道者
又辭而闕之有考訂平易者亦引而進之如天文地理之
精覈歲月先後之審定用工勤苦久已成編後學可謂大
幸然疑義文之難朱子曰未詳曰脫簡者固自若也分章
絕句之難朱子不肯句讀者亦未能盡通也況讀書至拙
如予者豈能遽豁然於中哉諸儒之所能解予固幸因得
而通之所不能通雖諸儒極融化之妙文綴傳會屈曲將

迎然亦終未能盡明也在昔先儒篤厚信古以爲觀書不
可以脫簡疑經如此則經盡可疑先王之經無復存者後
生爲學所當確守先儒之訓何敢疑先王經也不幸秦火
既燬後世不得見先王全經也惟其不全固不可得而不
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經也疑伏生口傳之經也讀書者
往往因於訓詁而不暇思經文之大體間有疑者又深避
改經之嫌寧曲說以求通而不敢輕議以求是夫聖人之
書萬世之大訓也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始終不惟不當疑
亦本無可疑後學非喪心孰敢號於衆曰吾欲改聖人之
經然伏生女子之口傳孰不知其訛舛聖人之經不改伏
生之言亦不可正乎糾其謬而刊其贅訂其雜而合其離
或庶幾乎得復聖人之舊此有識者之不容自己漢唐諸

儒智不足而守有餘泥古護短堅不可開逮至本朝二三大儒方敢折衷以理間有刪改譏議喧沍猶數十年而後定今訓註多已詳明而猶可略也惟錯簡繁多極問玩索若稍加轉移以復大體不動斤斧以鑿元氣不可強通者乃缺之是亦先儒凡例之所詳也元體苟正則訓誥不待費詞可以益簡而益明矣愚不自揆因成書疑九卷凡五十篇正文考異八篇藏之家塾以脩探討嗚呼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予深有感於斯言云

按漢儒於經文遇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傳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子始更定大學篇而朱子遂分

爲經傳又取孝經攷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魯齋王氏於詩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於舜典舜讓於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帝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於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臯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之觀者未嘗不服其精當然亦知者之過也

金氏履祥尚書注

十二卷

存

張雲章曰尚書表注四卷見於仁山先生本傳而無所謂書注十二卷者按柳文肅貫撰行狀云先生早歲所注尚書章釋句解蓋指書注十二卷而言此書爲先生早年所成晚復掇其要而爲表注也

尚書表注

二卷

存

履祥自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變通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迹以觀其用訥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此書所以未易讀也蓋自周衰而帝王之典籍不存學校之教習俱廢夫子觀周歷聘諸國歸而定書焉以詔後世不幸而盡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夫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太小夏侯歐陽文各不同不幸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定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

東晉而古文孔傳復出至蕭齊始脩至蕭梁始行北方至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最久其間豈無傳述附會所謂大序文體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今文而上誣孔子前漢傳授師說不爲訓解後漢始爲訓解而謂訓傳盡出安國之手唐儒曲暢注說無所辨正至開元間則一用今世文字改易古文至後唐長興間則命國子監板行五經而孟蜀又勒諸石後之學者守漢儒之專門開元之俗字長興之板本果以爲帝王一字不可刊之典乎幸而天開斯文周程張朱子相望繼作雖訓傳未脩而義理大明聖賢之心傳可窺帝王之作用易見朱子傳注諸經略脩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

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爾履祥繙閱諸家之說章解句釋蓋亦有年一日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詁味則見其節次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譌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夫義理之微事爲之槩考正文字之誤表諸四闌之外以示子姓間以視朋從之士雖爲疎畧然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縕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好古博雅之君子若或見之赦其僭補其缺辨其疑則亦此書之幸也願竊有請焉

姓譜履祥字吉父蘭谿人師事王柏宋末以史館編修召不及用而國亡遂隱居著書以淑後進

柳貫曰先生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通貫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正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曰尚書表注而自序之

趙崇善曰宋季國勢阽危在事者束手罔措先生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俾搗虛牽制以解襄樊之圍其叙洋島險易歷歷有據而宋竟莫之用及宋改物儒者率俛焉北面先生獨以宋室遺民高蹈不屈著作止書甲子而不及年號自署止稱前聘士云

徐乾學曰表注引據精確可裨蔡傳其作通鑑前編即自采用其說

熊氏 永尚書集疏

佚

黃氏

景昌

尚書蔡氏傳正誤

佚

兩浙名賢錄黃景昌字清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翱游通五經自號田居子

梅教授書集解

通考三冊

佚

陳振孫曰其書三冊不分卷不著名未詳何人

趙氏

失名

尚書百篇講解

佚

林希逸曰余讀延平趙君百篇講解而曰書自諸傳既行
句句字字毫分縷析孰不知之而每篇之要領則得者蓋
鮮今君篇篇有解鋪叙發明該貫首末使夫人一覽而大
畧皆具非用功深密者能之乎

亡名氏尚書名數索至

未見

方時發序曰孔壁之書載聖人之心法允執厥中建其有
極曰德曰仁曰敬曰誠先賢之集傳發揮無餘蘊矣此編
題以索至舊出於賢關纂集獨詳於諸家如堯典之天文
禹貢之地制洪範五行之次序大誥諸篇之官名凡儀章
制度服食器用辨之必明確乎其證也語之必詳炳乎其
文也復而熟之義理渾然之中條目燦然誠有補於疏通
知遠之學余自潮歸隱溫舊書惟此編江廣罕得其傳由
是載加考訂付之剞劂其貫穿六經出入諸子苞羅旁魄
未易悉通茲滋魯豕未易悉辨當世有行秘書觀其違闕
儻改而正諸嘉惠後學尤賢於著述也

按是書棗竹堂萬卷堂澹生堂三家書目均有之

經義考卷八十四終

弟子金壇蔡 鏞覆校

經義考卷八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 十四

王氏若虛 尚書義粹

三卷

未見

按是書天一閣萬卷堂目均載之

呂氏造 尚書要略

佚

王圻曰金哀宗正大間萬壽節同知集賢院呂造進

趙氏孟頫 書今古文集注

未見

孟頫自序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惟易僅全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在書爲尤甚學者不察尊僞爲真俾得並行於世若張霸之膚陋二十四篇亦以爲古文尚書小序之舛訛大悖經旨亦以爲孔子所定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孟頫覈其真而爲之集注越二十餘年再一訂正手錄成書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噫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

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但天下之知我者易知書者難也書之爲道誠遠矣漢自伏生以下晁錯倪寬夏侯勝皆專治書而不得其旨孔安國雖爲之注多惑於僞序而討論未精蔡邕才堪釐正而其說不盡傳孔穎達之疏曲暢附會無所折衷至宋朱子留心雖久未遑成書蔡沈過謹而失之繁亦爲才識之所限金履祥懲之而失於簡亦以精力之所拘終不若他經之傳注審之熟而言之確也昔文中子尚續書百五十篇今正書止五十八篇而傳注可使之不確乎孟頫繙閱考據自童時今至於白首得意處或至終夜不寢嗟乎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書之道也一毫之過同於不及安得天下之精一於中者而與之語書哉

集注始於至元十六年中更作輟成於大德元年今又二十餘年矣衰貌頽然不能不自愛也因重輯而爲之序

按是序集中所載係節文今依墨跡錄其全

男雍跋曰先君於六經子史靡不討究而在書經尤爲留意自蚤年創草爲古今文辨後三入京師而三易稿皆謹楷細書毫髮不苟及仁宗朝議改隆福宮爲光天二字以書質之中留一本復輯是冊已精而益精者也古人以半部論語佐太平吾先君有焉至元後已外

楊載曰公治尚書爲之注人知其書畫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術也

兩浙名賢錄趙孟頫字子昂吳興人宋之宗室也以胄監入仕爲潤州錄事參軍至元間以薦入朝拜兵部侍郎累

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諡文敏追封魏國公

吳氏澄書經纂言

四卷

存

澄自序曰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聿從曰者聿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伏羲始畫八卦黃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詳考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錄定爲虞夏商周四代之書初蓋百篇遭秦焚滅挾書有禁漢興禁猶未除舊學之士皆已老死文帝時詔求天下能治書者惟有濟南伏生一人年九十餘遣掌故鼂錯即其家傳授僅得二十八篇武帝時河內

女子獻僞泰誓一篇得附二十八篇之列元成間東萊張霸作僞舜典等十四篇其書不行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又於二十八篇內分出五篇共五十八篇上送於官遂與漢儒歐陽氏大小夏侯氏三家所治伏生之書並唐初尊信承用命儒臣爲五十八篇作疏因此大顯而三家之書廢今澄所注止以伏生二十八篇之經爲正

王禕曰今文多艱澀古文多平易先儒嘗深疑之宋蔡沈氏集傳於每篇各疏今文古文有無既爲明白而近時吳澂氏又分今文古文各自爲書不相有雜尤足以釋後世之疑矣

顧應祥序曰書纂言者元儒草廬吳文正公之所著也應

祥按察江右時過臨川得之藏之篋笥久矣乃嘉靖戊申起廢再撫南中偶攜以隨督學憲副胡君堯時見而悅之曰渙苦無書盍刻以惠渙士乃命郡文學偕治書諸生正其譌舛屬雲南守陳君光華刻以傳焉夫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有史以紀其行事必有言以發之號令於是乎有典謨訓誥之作唐虞以前渾渾噩噩其事簡其言可傳孔子刪書上自唐虞下迄三代得百篇秦燔六籍煨燼無餘漢興除挾書令濟南伏生始以其所藏者教授齊魯間文帝求治書者伏生老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即其家受之是謂今文尙書後魯恭王治宮室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無有知者博士孔安國取伏生之書考論文義而爲之傳是謂古文尙書會巫蠱

事未及以聞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上列於學官漢魏之間所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之學皆伏生所授者也伏生書二十九篇內秦誓一篇或以爲後人所增安國所傳析伏生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秦誓爲三篇又伏生所無者二十二篇并序一篇共五十九篇分爲四十六卷但其間出於伏生者皆艱澀難讀出於古文者辭反平易故先儒往往致疑而文公朱子亦謂不類西漢文字文正公是編蓋祖朱子之意而斷然以二十八篇爲伏生之舊餘二十五篇則自爲卷終以冀諸後欲使後之學者知上古所傳之書所可信者惟此焉耳矣然竊有疑焉漢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顏師古注曰孔安國承詔爲傳經二十九卷注曰即伏生所授者史記儒林傳伏生書二十

九篇教授齊魯間至隋唐時始以秦誓爲河內女子所獻或以爲武帝時或以爲宣帝時殆不可考安國之書雖未嘗列於學官然史稱司馬遷授書於安國班固以之而入志其私相傳錄增損附會容或有之若槩謂梅賾所增豈其然乎又謂梅賾所上書分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初無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爲姚方興添入今觀太史公五帝紀於帝堯則曰名放勳帝舜則曰名重華恐亦有所自焉噫士生千載之下而欲以殘編斷簡訂千載之上之是非蓋亦難矣愚因刻是書而并以典籍之所見者附於首簡蓋不自知其僭妄云

齊氏履謙書傳詳說

佚

胡氏一桂書說

佚

程氏直方蔡傳辨疑

一卷

未見

陳氏櫟書解折衷

佚

櫟自序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亦能讀此書蓋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是爲三墳此三皇書也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是爲五典此五帝書也至孔子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去三墳五典所定者二帝三王書凡百篇焉豈三墳五典簡編脫落而不可通耶抑孔

子所見但始於唐虞耶今不可考矣及秦坑焚禍作百篇之書無敢藏者漢孝文時聞濟南有伏生勝能讀之生時年九十餘欲召之不能行詔晁錯往受生又老不能正言其女傳言教晁以意屬讀所得僅二十餘篇爾先是孔子遠孫有犯秦禁密藏竹簡書於其家壁中者至漢景帝子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又於壁中得尙書數十篇皆科斗書後世遂目出於孔壁者爲古文出於伏生者爲今文合古今文共五十八篇即今行於世者是也外四十二篇自此時已亡矣篇各有序或曰孔子作然序多與經戾非孔子作也自孔壁初藏時已有此序百序共爲一篇武帝詔孔安國傳書安國始分序各冠每篇之首即今所謂小序而亡書四十二篇之名尙賴小序可見焉三皇五帝之書自

孔子時而已失二帝三王之書遭嬴秦氏而不全今所存五十八篇學者可不知其旨哉書體有六典謨訓誥誓命是也今篇名元有此六字者固不待言矣其無此六字如太甲咸有一德旅獒無逸立政訓體也盤庚西伯戡黎微子多士多方君奭周官誥體也胤征誓體也君陳君牙呂刑命體也雖其間不無簡編之殘斷字語之外訛然上自堯舜之盛下逮東周之初二千餘年之事猶賴此可考焉兼諸經之體多已見於書中舜臯之歌五子之歌三百篇祖也周官六卿太平六典之綱也洪範之占用二可以見易之用舜典臯謨之五禮可以該禮之名自虞迄周二千年之史筆在焉下逮周平王秦穆公正與春秋接矣諸經各得其一體而書具諸經之全體治經不盡心於此非知

本者予幼習此經老矣猶心醉焉諸家之解充棟汗牛喙噪心心孰爲真的蔡氏受朱子付託惜親訂僅三篇朱子說書謂通其可通毋強通其難通而蔡氏於難通罕闕焉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予因訓子遂掇朱子大旨及諸家之得經本意者句釋於下異同之說低一字折衷之語錄所載及他可採之說與夫未盡之蘊皆列於是惟以正大明白爲主一毫穿鑿奇異悉去之噫講姚姒覈灝噩而至此亦勞矣爾小子其尙懋之舊嘗述尙書大旨繼成書解折衷屢欲序之未遑也大德癸卯十二月五日始取大旨略改冠於篇端云

又自述曰予編書傳折衷宗朱蔡采諸家附已見大略與深山董氏相類第不盡載蔡傳於前爾

尚書集傳纂疏

六卷

存

櫟自序曰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畏慎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數千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疑闕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爲宗

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時科舉未興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之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今謀板行幸遇邢張子禹命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楊士奇曰書傳纂疏六卷分爲三冊元新安陳櫟輯櫟字壽翁號定宇今讀書傳者率資此書及董鼎纂注吾外氏有書傳會通尤詳脩而今學者多未及見余雖見之亦未及錄也

劉氏莊孫書傳上下篇

二十卷

佚

胡氏炳文書集解

未見

董氏尚書輯錄纂注

六卷

存

鼎自序曰生民之類必帝王而後治帝王之道必聖賢而後行攷之古可見矣黃虞遠矣啓姬訖矣三代以降有帝王而民不治者聖賢未遇也孔孟繼作有聖賢而道不行者帝王不用也噫虞夏殷周之盛非適然也人事之所致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聖非獨善也人心之所同也高風遐躅豈遂不可追而及之哉孟子言必稱堯舜孔子知百世可繼周言豈苟乎哉事豈虛乎哉蓋於百篇之書的然有見而云爾也然則是書也惟聖賢能盡之惟聖賢能行之

顧其學聖賢之學而事帝王之事者何如耳焚滅之而秦亡表章之而漢興往者可鑒矣惜乎安國之傳不無可疑而穎達之疏惟詳制度二帝三王群聖人之用心獨決於一夫之見管窺天而蠡測海豈足以得其奧蘊哉至宋諸儒數十家而後其說漸脩又得文公朱子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之功未竟而委之問人九峰蔡氏既嘗親訂定之則猶其自著也鼎生也晚於道未聞賴族兄介軒夢程親受學於勉齋黃氏槃澗董氏故再傳而鼎獲私淑焉釋經緒論多出朱子廼以訂定集傳爲之宗而蒐輯語錄於其次又增輯諸家之注有相發明者并間綴鄙見於其末庶幾會粹以成朱子之一經可無叅稽互考之勞而有統宗會元之極則亦不無小補矣第顧繙閱傳注盈

溢克斥衆寶眩瞽遺珠棄玉或所不能免也惟於君心王
政人才民生之所後諸儒之論可堪警策者撫挾不遺闕
者補之以脩臨政願治之觀覽固不徒爲經生學士設噫
人皆可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而况聰明首出受天之命
奄有四海有能致之資居得致之勢而又有可致之權可
以千古聖賢自期可以四代帝王自許而顧乃謙讓未遑
也哉是書若遇雖書之幸實天下萬世生民之大幸也至
大戊申十二月己未序

子真卿跋曰先世以來多習書經先君子克承家學復私
淑朱子緒論於蔡氏傳尤用力焉大德甲辰命真卿從雙
湖胡先生一桂退齋熊先生禾讀易武夷山中因得刊行
先君所著孝經大義時欲并刻此書真卿歸而以請先君

乃曰有朱蔡二師在前編集其可苟乎吾餘齡暇日尙須
校定且謂真卿曰是書將盛行吾老矣當不及見傳之者
汝也及悼棄藐孤之三年會聖天子興賢有詔命習書潛
惟蔡傳是宗斯文開運其在茲乎蓋先君此書懼其遺也
而靡不錄覺其煩也而欲簡是從晚雖重加校定尙欲質
之同志而未遂真卿仰遵先訓求正於當世儒先與先君
之舊交如蔡初王先生希旦雙湖胡先生定宇陳先生櫟
息齋余先生芑舒多得所討論於朱蔡此書似爲大脩敬
壽梓閩坊以廣其傳非徒不負先君之囑且以欽承明詔
尊崇朱學之萬一云延祐戊午十月朔日

吳澄序曰自樂經亡而經之行於世者惟五詩禮易春秋
雖不無闕誤而不若書經之甚也朱子嘗欲作書說弗果

門人嘗請斷書句亦弗果得非讀之有所疑而爲之不敢易耶訂定蔡氏書傳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他篇文義雖承師授而周書洪範以後浸覺疎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焉豈著述未竟而人爲增補與抑草藁初成而未及修改與金縢弗辟鄭非孔是昭昭也既迷於自擇而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然謂鴟鴞取卵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於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都之說自相反一簡之內而前後牴牾如此何哉召洛二誥朱子之說具在而傳不祖襲之故切疑洪範以後殆非蔡氏之手筆也鄱陽董鼎季亨父治聖人之經學朱子之學詳稽遺語旁采諸家附於蔡氏各條之左名曰輯錄纂注有同有異俱有所裨西伯戡黎其國蓋在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

之黎武王伐商兵渡孟津必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遂入楚境也輯錄引董銖叔重之問謂吳才老以戡黎爲伐紂時事召誥三月甲子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多士篇即其命庶殷之書也而舊注云多士作於祀洛次年之三月纂注引陳櫟壽翁之說以此三月誥商士爲周公至洛之年周公居東二說兼存不以蔡之從鄭爲然也略舉一二端則季亨父之有功書經多矣澄於書經亦嘗因先儒所疑而推究其所可知往往不能悉與舊說合觀所輯纂其間乃有與予不異者季亨父篤行信於鄉里年六十八而終子真卿來遊京師出父書以示嘉其窮經有特見而無黨同護闕之弊於是爲識其卷末

陳櫟曰鄱陽深山董公宗蔡氏書傳輯朱子語錄增諸家
注解間以已見發明之

江西通志董鼎字季亨德興人

何氏中書傳補遺

十卷

佚

余氏芑舒讀蔡傳疑

一卷

佚

書傳解

佚

姁譜德興余芑舒潛心程朱之學著有書傳解

嚴氏殿書說

佚

吳澂曰書經惟後晉增多二十五篇之文明白易曉其先
漢伏生所傳者則詰屈難讀章貢嚴啟篤志嗜經博覽深
探於書有說略述梗槩如金屑花片雖未底渾全然當鼎
一嚮已可知矣

張氏仲實尚書講義

卷

佚

牟巘序曰講學所以明理理之不明而辯之徒費雖多奚
以爲伏生書僅二十九篇史稱秦恭增其家法至百萬餘
言亦既多矣論衡又稱說堯典篇目二字十萬言但曰若

稽古二三萬言就其中尤猥多焉度與近世所謂時文大義者復何異班固以爲不思多聞闕疑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不惟切中當時之病殆若爲時文發也烏乎書出屋壁簡脫字訛尚難究悉苦於分外汎濫牽引重自纏繞辭愈繁理愈失終其身無所見可哀已今爲講說者固當一洗此陋悉從簡要求其坦然明白者庶幾聖賢之意或得五六不然亦一時大義耳予倩張仲實在江陰時嘗爲諸生講尚書其從哀取數示予異時吾家君高有牟氏章句授業者萬人顧予皓首不名一藝甚慙無以發之然深喜其不爲游詞得講經之法蓋先攻音義名物度數次列諸儒之說辨其是否暢其同異大抵隨文直解毫分粒析求其至當而一皆訂之以朱子之說朱子雖

不立訓傳其見於他書散於語錄者往往採用焉如以克明俊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合於大學危微精一執中合於中庸善於言聖人矣仲實幼能刻苦力學通於經術徒稱其詩文未爲深知仲實者夫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所當講者似未止此尚益勉其未至盡畢餘義成一家可也孔安國始注尚書其族兄臧貽書規切固不得雷同相私有稱道覽者當自得之

程氏龍書傳釋疑

佚

經書卷八十五
八十五

